

三姊妹



三 姊 妹

柔 石 作



水 沫 書 店 刊

1929,4,15, 初版

1 — 1500

錢君匋裝幀

實價四角

爲深沉嚴肅所管轄着的深夜的窗子湖邊，一切眠在星光的微
笑底下；從冷風的戰慄裏熟睡去了。在烟一塊似的衰柳底下，有
一位三十歲的男子，頹然地坐着；似醉了，癡了一般。他正在回
憶，回憶他幾年來爲愛神所搬弄得失敗了的過去。他的額上流着
血，有幾條一寸多長的破裂了的皮，在眉的上面，斜向的劃着，
這時已一半凝結着黑痕，幾滴血還從眼邊流到兩頰。這顯然是被
人用器物打壞的。可是他並不怎樣注意他自己的受傷，好似孩子
被母親打了一頓一樣，轉眼就沒有這一回事了。他的臉圓，看去
似一位極有幸福的人一樣；而這時，一種悔恨與傷感的苦痛的夾
流，正漩卷地在他胸中。夜色冷酷的緊密的包圍着他，使他全身

發起顫抖來，好像要充軍他到極荒鄙的邊疆上去，這時，公文罪狀上，都蓋上了遠配的印章。他朦朧的兩眼望着湖上，湖水是沒有一絲漪漣的笑波，只是套上一副黑色而可怕的假面，威嚇他逼他就道。一時，他又慢慢的站起來，在草地上往回的走了幾圈。但身子非常的疲軟，於是又向地上坐下，還臥倒了一時。

下面是他長夜的回憶：

一

八年前，正是他的青春在跳躍的時代。他在杭州 德行中學裏最高年級讀書，預備再過一年，就好畢業了。那時他年輕，貌美，成績又比誰都要好。所以在這校內，似乎佔着一個特殊的地

位。這都由他的比其他同學們不同的衣服，穿起一套真囉噠的藏青色制服來，照耀在別人的面前的這一種舉動上可以證明。

秋後，學生會議決創辦一所「平民女子夜校」，補助附近工廠裏的女工識字。他就被選為這夜校的籌備主任兼宣傳員。當籌備好了以後就着手宣傳，這時一位同學來假笑的向他說，

「Mr. 章，你有方法使校後的三姊妹到我們這裏來讀書麼？你若能夠，我就佩服你宣傳能力的浩大了。」

他隨問，「怎樣的人呢？」

「三姊妹，年紀都很輕，長的非常的漂亮。」

「就是你們每星期六必得去繞過她們的門口的那一家麼？」

「是啊！我們是常她花園看待的。」

這位同學手足舞蹈起來。他說，

「那有什麼難呢，只要她們沒有受過教育，而且沒有頑固的父母就好。」

「條件是合的，她們僅有一位年老的姑母，管理她們並不怎樣好的家。她們是有可能性到我們這裏來讀書的。」

「好，」他答應着，「明天我就去宣傳。我一定請到這三朵花，來做我們開學儀式的美麗的點綴。」

「看你浩大的能力罷。」那位同學做臉的說。

第二天，他就挾着幾張招生簡章，和一副英雄式的態度，向樓後軒昂的走，他的心是忙碌着，他想到一切宣傳的話；怎樣說起，用怎樣的語調，揀選怎樣的字眼，——一路他竟如此想着。

走進她們的門口，他一徑走進去。但三位可愛的姑娘，好似正在歡迎他一樣，拍手大笑着。在她們的笑聲中，他立住了。

唉！真是三位天使，三隻彩色的蝴蝶，三枝香艷的花兒。她們一齊停止了笑聲，秀眼向他奇怪地一看，可是仍然做她們自己的遊戲了。一位五十餘歲的頭髮斑白的老婦人從裏面出來，於是問他做什麼事，他稍微喘了一喘氣，就和這位慈善婦人談起來了。

談話的進行是順利的，好似他的舌放在順風中的帆上一樣。他首先介紹了他自己，接着他就說明他們所以辦這所夜校和女子爲什麼應當讀書的理由，最後，他以鄰里的資格，來請她們去加入這個學校了。他的說話是非常的正經有理，竟使這位有經驗的老姑母失了主張。她們也停止了嬉笑，最幼的一位走到他的傍邊來。於是姑母說，

「章先生，那末這個了頭，藐姑，一定送到貴校裏來，你們

實在有難得的熱心。」一邊她隨向藐姑問，

「藐姑，這位章先生叫你們到他校裏去讀夜書，願意麼？」

藐姑隨便點一點頭說，「願意的。」

於是他說，「好，那末到開課的那天再來接她。」稍稍息了一息，又說，「還有那兩位妹妹呢？」

姑母說，「年齡太大了罷？蓮姑已經二十歲，蕙姑也已十經七歲了。」

「也好，不過十七歲的那位妹妹，還正好讀幾年書呢！有兩個人同道，夜裏也更方便些，小妹妹又可不寂寞了。」

「再看，章先生，假如蕙姑願意的話。我是不願意她再讀書了，而她却幾次囑着要再讀。」

這樣，他就沒有再多說。以後又問了藐姑的年齡，姑母答是

十四歲，「她們三姊妹，每人正相差三歲呢。」又轉問了他一些別的話，他是很溫柔的答着。姑母微笑了，並囑他以後常常去玩，——這真是一個有力量的命令，頓時使他的心跳躍起來。他偷眼向窗邊一看，叫做蓮姑的正幽默的坐着，她真似一位西洋式的美人，眼大，閃動的有光彩，臉豐滿而潔白，鼻與口子都有適度的大小和方正，唇是嫩紅的，頭髮漆黑的打着一根辮兒垂在背後，身子穿着一套綠色而稍舊的綢夾襖褲，兩足天然的並在地板上。他又仔細地一看，似乎他的神經要昏暈去了。一邊聽着姑母說話，他就接受了這種快樂，走了出來。

光陰趁着人們的不留意，飛快地過去。平民女子夜校也由熱烈的進行，到了冷淡的敷衍了。這一以學生們的熱情是有遞減性的緣故，二以天氣冷起來，姑娘們怕得出門，三呢，似乎以他和蕙姑姊妹的親暱，引起其他的同學們的不同情。可是他並不怎樣減低他的熱度，他還是極力的設法，維持。這其間，他每隔一天就跑到蓮姑的家裏一趟。蓮姑微笑的迎接他，姑母殷誠的招待他，他就她們那裏談天，說笑，喝茶，吃點心，還做種種遊戲；他，已似她們家的一位極親愛的女婿一般。他叫這位姑母也是姑母，叫蓮姑，對別人的面是叫蓮妹，背地裏只有他倆人時，就叫妹妹。總之，這時他和蓮姑是戀愛了。他的聰明的舉動，引起她們一家非常的快樂；再加他是有錢的，更引得她們覺得非有他不可，簡直算是一位重要而有靠的賓客了。

有一天晚餐前，房內坐着他和蓮姑，姑母三人。他正慢慢的報告他家中的情形，——說是父母都在的，還有兄弟姊妹，家產的收入也算不錯。於是這位姑母就仔細的聽了他，一邊突然向他問道，

「章先生，聽說你還沒有定過婚呢？」

蓮姑當時就飛紅了臉，而他靜默的答，

「是的。」

姑母接着說，

「我可憐的蓮姑，你究竟覺得她怎樣？」

他突然大胆而忠心地答，「我非蓮姑不娶！」一面向蓮姑瞧了一眼，心顫跳起來，垂下頭去。

姑母說，「你的父母會允許麼？你是一個有身分的人，我們

是窮家呢。」

他沒有說，而蓮姑却睜大她的一雙秀眼，向姑母癡嬌的問，

「姑母，你怎樣了？」

姑母却立了起來，一邊說，悲感的；

「我是時刻耽心你們三姊妹的終身大事。你們現在都長大了，可憐你們的父母都早死，只有我一人留心着你們，萬一我忽然死去，你們怎麼了？章先生是難得的好人，可惜我們太窮了。」

一邊，她就向門外走出去，拭着她的老眼淚。這樣，他走近蓮姑，靜靜的立在她的身邊，向她說，

「妹妹，你不要急，我已寫信到家裏去了。父親一定不會阻撓我們前途的幸福的。」

蓮姑却慢慢的說，

「章先生，恐怕我配不上嗎？」

他聽了却非常不舒服，立刻用兩手放在她的兩肩上，問，

「妹妹，你不愛我麼？」

她答，「只有天會知道我的苦心，我怕不能愛你。」一邊紅了眼圈，一邊用她的兩手取下肩上的他的兩手。而他趁勢將她的兩手緊緊的捻住說，

「妹妹，不要再說陳腐的話了！我假如得不到你的愛，——萬一你的愛更寶貴地付給理想的男子的時候，我也一定要得你大妹的愛；假如你大妹又不肯來愛我，我也定非你的小妹愛我不可！除了你們三姊妹，此外我是沒有人生，也沒有天地，也沒有了一切了！妹妹，你相信我罷，我可對你發誓。」

一時沉思深深地落在他倆人之間。當然，她這時是願意將她的這位青年，立刻變做她理想的丈夫的。

門外來了蕊姑的叫聲，

「章先生！章哥哥！」

於是他就將她的手放在嘴邊吻了一吻，說，

「你的小妹回來了。」

一邊，他就迎了出去。

繼續一星期，他沒有到她們的家來，老姑母就奇怪了，問蓮姑道，

「章先生好久沒有來，你前次怎樣對待他的呢？」

蓮姑沒有答，蕙姑說道，

「真奇怪，爲什麼這樣長久不來呢？莫非病了麼？」

姑母又問藐姑，這幾天她有沒有看見他在校裏做些什麼事情。藐姑說，

「看見的機會很少，只見到兩次，好似憂愁什麼似的。夜裏也並不教我們的書。對我也不似從前親熱。有一回，只說了一句，「小妹妹，你衣服穿得太少了。」一面就冷淡淡的走開。」

這幾句話，簡直似尖刀刺進蓮姑的心。她深痛的思想，

「一定是他的父親的回信來了，不許他自由呢，否則，他是快樂的人，決不會如此的慮愁。不過父親就是不允許。也該來一趟，說個明白。莫非從此不來了麼？」

她隱隱地想到自己的運命上去，眼裏似乎要流下淚，她立起走開了。她們也沒有再說話，只有意的看守寂寞的降臨似的。可是不到半點鐘，他到了，他穿着一件西裝大衣，一頂水手帽，蓋

到兩眉，腋下挾着兩罐食物，兩盒餅乾，跳一般地走到了。房內的空氣一齊變換了，蕙姑走到他的面前，他向她們一看隨即問，

「蓮妹呢？」

姑母答，「她在房內呵！」

而蓮姑房內的聲音，

「我就出來了。」聲音有些戰抖。一種悲感的情調，顯然在各人的臉上。接着他就看見蓮姑跑出來，她的眼圈是淡紅的，哭過了，她勉強的微笑着。他皺了一皺眉，向她說，

「你也太辛苦了，時常坐在房內做什麼呢？」

蕙姑說，「姊姊是方纔進去的，我們正奇怪，你爲什麼長久不來呢？」

「呀，」他說，「我好久不來了。」

「你又憂愁什麼呢？」

「唉，却爲了一個題目呀。」他笑了起來，接着敘述的說，「你們知道麼？此地中等以上各學校，要舉行一次演講競賽會了。我已被選爲德行中學出席的演講員。你們也知道，這是一件難事罷？這和我的前途名譽是有關係的，所以爲了一個題目，却預備了一整星期的講稿。爲了牠，我什麼都沒有心思；所以你們這裏也不能來了。明天晚上就是競賽的日子，我帶了三張的入場券來，你們三姊妹可以同去。地點在教育會大禮堂，那時有一千以上的人與會，評判員都是名人，是值得你們去參觀一下的。競賽的結果是當場公開的，假如我能第一，小妹妹，不知道你們也怎樣快樂呢！」

姑母也就插嘴說，

「所以你不到這裏來。即使第一，又有什麼用呢？」

「第一當然是要緊的，」蓮姑說，「一個人有幾次的第一呢？我們女子，簡直沒有一次第一。」

他聽了，心裏覺得非常的舒暢。同時想，假如明天不第一，豈不是又失望又倒霉麼？姑母一邊忙碌起來，向屋內走動，於是

他問，

「姑母你忙什麼呢？」

「你在這裏吃了晚飯去。」

「不，校裏還有事。」

「有這許多事麼？現在已經是吃晚飯的時候了。」

「我就去，——姑母，這樣罷，假如我明天競賽會得到優勝了，後天到這裏吃夜飯你們慶祝我一下。」

她們都說好的。他看一看蓮姑，似輕輕的向她一人說，

「明天你一定要到會的。」

蓮姑點一點頭，他就走出來了。

二二

演講的結果是奇異的優勝的。全堂的拍手聲，幾乎集中在他一人身上，給他收賣去一樣。許多閃光的，有色彩的獎品，放在他的案前，他接受全部的注目，微笑地將這個光榮披戴在身外了。一般女學生們用美麗的臉向他，而他却完全一個英雄似的走了出來。在教育會的門口，他遇見蓮姑三姊妹，——她們也快樂的發抖了。他低聲的向她們的耳邊說。

「妹妹，我已第一了；記住，明天夜飯到你家裏吃。」

他看她們坐着兩輛車子，影子漸漸地遠去了。他被同學們擁着回到了校內，疲乏的睡在床上，自己覺得前途的色彩，就是圖畫家似乎也不能給他描繪的如此美麗。「美人，」「名譽，」這原是英雄的事業呢！他展轉着，似乎他的一生快樂，已經刻在銅牌上一樣的穩固。他隱隱的喊出，

「蓮妹，我親愛的，我們的幸福呵！」

第二天，他沒有上了幾點鐘的功課，一到學校允許學生們自由出外的時候，他就第一個跑出校門。向校後轉了兩個彎，遠遠就望見蓮姑三姊妹嬉笑的坐在門邊。他三脚并兩步的跳上前去，捉住了藐姑的臉兒，在她將放的荷瓣似的兩頰上，他給她狂吻了一下。直到這位小妹妹叫起來，

「章先生，章哥哥，你昨夜得了一個第一就發瘋了麼？」

他說，「是呀。」

藐姑歪着笑臉說，「我假如是個男人，我要得第一裏面的第一呢！像你這樣說一下有什麼希奇？倒還預備了一星期，聚眉蹙額的，羞煞人。幸得沒有病了還好！」

說着就跑進去。他在後面說，

「等一下我捉住你，看你口子強不強？」

她們也隨即走進屋內。說笑了一回，又四人做了一回捉象棋的遊戲。在這個遊戲裏，却常見他是輸了的。每輸一回，給她們打一次的手心。以後藐姑笑他說，

「虧你昨夜得了一個優勝，今天我們比賽，却見你完全失敗了！」

這樣，他要吻她，她跑了。

喫晚飯的時候，他非常榮耀而矜驕地坐着。姑母因為要給這位末來的女婿自由起見，他自己避在灶間給他們燒菜蔬。他是一邊笑，一邊喫，想像他自己是一位王子，眼前三姊妹是三位美麗的公主。一邊，他更不自覺地喝了許多酒。

喫完了飯，酒的刺激帶他陶然地睡在一張床上，這是他們三姊妹的房內。藐姑也為多喝了一杯酒而睡去了，蓮姑和蕙姑似看守一位病人似的坐在床沿上，臉上也紅的似拈上兩朵玫瑰，心窩跳動着，低着頭聽房外的自然界的聲音。他是半意識的看看她們兩人，他覺得這是他的兩顆心；他手找住被窩，恨不得一口將她們吞下去。他模糊的看透了她們的肉體的美，溫柔的曲線緊纏着她們的雪似的肌膚上，處女的電流是非常迅速的在她們的周身通

他似要求她們睡下了，但他突然用了空虛的道德來制止他。他用兩手去捻住她兩人的手，坐了起來，說，

「兩位妹妹，我要回校去了。」

她們也沒有說，也是不願意挽留，任他披上了大衣，將皮鞋的繩子縛好。又呆立了一息，衝到門口。一忽，又走回來，從衣袋內取出一枚桃形的銀章，遞給蓮姑，笑向她說，

「我幾乎忘記了，這是昨夜的獎章，刻着我的名字，你收藏着做一個紀念罷。」

蓮姑受了。夜的距離就將她們和他分開來。

第三天的下午，他又急忙地跑到她們的家裏。姑母帶着蕙姑和藐姑到親戚那裏去了。他不見有人，就自已開了門，一直跑到蓮姑的房內。蓮姑坐着幻想，見他進來，就立了起來。而他却非

常野蠻的跑去將她擁抱着，接吻着，她掙扎地說，

「不要這樣！像個什麼呢？」

「什麼？像個什麼？好妹妹，你已是我的妻子了！」

一邊放了手，立刻從衣袋裏取出一封信。快樂使他舉動失了常態。抽出一張信紙，蔽在她的眼前，一邊說，

「父親的信來了。」

「怎麼呢？」

「他聽到我這次競賽會得了一個第一，他說，可以任我和你結婚，你看，這是我倆怎樣幸福的一個消息呀？」

他想她當然也以這個消息而快樂。密語，微笑，擁抱，接吻，於是就可以隨便地舉行了。誰知蓮姑顛倒的看了幾封信，却滿臉微紅的愁思起來，憂戚起來，甚至眼內含上淚珠。他看着，

他奇怪了，用兩手當着她下垂的兩頰，向上掀起來，用唇觸近她的鼻，問道，

「妹妹，你不快樂麼？」

她不答。他又問，

「你究竟爲什麼呢？」

她還不答。他再問，

「你不願麼？」

「我想到自己。」她慢慢的說了這一句。

「爲什麼又想到你自己？想到你自己的什麼？」

「我沒有受過教育，我終究是窮家的女子，知道什麼？你是

一個………

她沒有說完，他接着說，

「你爲什麼常想到這個呢？」

一邊從他的衣袋裏掏出一方手帕，遞給她，她將淚拭了，說，

「叫我用什麼來嫁給你呢？」

「用你美麗的心。」

他真率的說了出來。她應，

「這是不值錢的。」

「除了這個，人生還有什麼呢？最少在你們女子，還有什麼更可以嫁給男人的寶物？」

「嘆，我總這樣想。姑母是昏的，不肯將我嫁給工人。但我想，我想，我們的前途未必有幸福。章先生，你拋開我罷！你爲什麼要來愛我？愛我？我連父母也沒有，又沒有智識。注目你

的女學生們很多呢！請你去愛她們。將這封信撕了罷！拋開我罷！」

這樣，她退到了床邊，昏沉的向床臥倒。他也不安的走到她的身邊，一時，他問，

「蓮姑，你痴了麼？」

「我不癡。」

「我有什麼得罪了你麼？」

「那裏。」

「那末，我無論怎樣是愛你的！我只要你這顆美麗的心，我不要你其他一切什麼，粧奩呀，衣服呀，都是沒有意思的。」

停一會，又說，

「你若要智識，這是沒有問題的。我一定送你入學校，我有

方法，無論婚前或者婚後。」

她一時呆着沒有話。當然，她聽了這幾句懇切的慰語，煩悶的雲翳是消退了。他又說，

「妹妹，你有讀書的志願，更使我深深的敬佩你。不過智識是騙人的，假如你願意受騙，這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我們又年青，你如能用心，只要在學校三年，就什麼都知道了。你也會圖畫，你也會唱歌，妹妹，這實在是容易的事。」一邊他將手放在她的肩上，湊近說，「你真是一個可愛的人呢！妹妹，現在我求你……」

她是低頭默想着。但這時，她似決定了，——早年她所思索的，以及她姑母所盼望的所謂她的理想的丈夫，老天已經遣「他」來償補這個空虛的位子了。她似乎疑心，身邊立着的多情而美貌

的青年，是她眼光恍惚中的影子，還是胸內蕩漾着的心？一息，她嬌愁而微笑的問，

「你求我什麼呢？」

「我求你。」他簡直似小孩在母親身邊一樣。

「什麼呢？」

他將口子去接觸她玫瑰的唇邊，顫動說，

「求你快樂一些。」

「我已經快樂了。你豈不是看見我在微笑麼？」

她一邊用手推開他的臉頰。

四

以後，四周的惡毒的口子，却隨着他和蓮姑的愛情的加增而逼近了。同學們責難他，校外的人們非議他。姑母聽得不耐煩，私向蓮姑說，「姑娘，你也知道外界的議論麼？章先生到我們家裏來的次數實在太多了。下次來，你可以向他說，請他努力讀書，前途叙合的時候正多哩，現在不可消磨志向，還得少來爲妙。姑娘，這不是姑母不喜歡你們要好，你看，我們這個冷靜的家，他一到，就有哈哈的大笑聲音了，不過別人的話是無法可想。況且你們也都還年輕呢！」蓮姑聽了這段話，氣得臉上紅熱了。表面雖還是忍受，心裏却想反抗了，「我們已經商量過，我們只有自己的幸福，我們沒有別人的非議。別人是因爲沒有幸福而非議的，假如他們自己也在這樣幸福的做，他們也憎惡別人的非議了。」但這全是純粹幼稚的心，他們不知道社會的非議，立

刻可以驅走幸福的；而且從此，幸福會永遠消滅了。沒有過了幾天，他就被校長先生叫到校長室。老校長撥動鬚鬚，氣烘烘的嚴酷而又帶微笑的向他說，

「你是一個好學生，但你們的學生會將你弄壞了！什麼自由出入，什麼女子夜校，現在，你的名譽好麼？恐怕你的競賽會第一的榮譽，早已被一個土娼式的女子竊取出還不夠了！不，是你自己甘心送給她的。社會的輿論是罵你，也罵我；當然，是罵我「管教不嚴。」不過，我要在這個學校做校長，免不了別人的責難。你呢，你年青，又聰明，有才幹，總值得為前途注意一下，以後不要到她們，土娼式的家裏去才好。」

他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侮辱，況且又侮辱他神聖的戀人，他氣極了！兩眼火火地對校長說，

「校長，你只要問我的學業成績怎樣，犯了學校的何項規則就够！假如我並沒有犯規則，成績又是及格的，那我愛了一個女子，和一個我要她做妻子的姑娘戀愛，這是我終身的大事，你不能來干涉我！就是我的父母也來信給我婚姻自由了！」

說完，他就轉身向門外走了。

一星期後，中學發生風潮了。這位頑固的老校長，有解散學生會所辦的平民女子夜校的動議，——當然，也因平民夜校的教員，愛上平民夜校的女生的謠言，一對一對的起來太多了。平民夜校裏的重要人物，多是學生會裏面的委員，於是學生會就立刻開會，提出十幾條對於學校的要求來。什麼經濟公開，什麼擇師自由，於是校長更老羞成怒，——還因第二天早晨，校長揭示處貼着一張很大的佈告，上寫「只准教員宿娼，不許學生戀愛。」十

二個大字，下署「校長白。」被一位教師看見，告訴校長，校長怒不可遏，就下了一道以學風囂張爲理由，解散學生會的命令。於是學生以爲壓迫全體的學生，羣起反對。接着，校長就出了一張嚴重的布告，在布告後面，斥退了十六個學生，列着十六個名字，不幸第一名就是他的。他一見，心就灰冷，他覺得他是十分冤枉。他因爲愛蓮姑的心深切，不能不對於家庭討點好感，對於學校處順從的地位。處處想和校長避免了誤會，當學校有解散學生會的議案時，他就向學生會辭去執行委員的職，這時被同學們責難了許多話。十幾條要求；他並沒有提議過一條，甚至同學們表決舉手的時候，他也低頭沉默着，不置可否。雖則平日他是一個意氣激昂的人，到這時他終究知道任性會妨礙他和蓮姑的結婚；一時的衝動，會將他的永久的幸福破壞了。所以幾次當學生

大會時，他想發表一點於校長不利的意見，却幾次似蓮姑在身邊阻止一樣，「不要宣佈罷，這樣我們會被拆散了！」將他銳氣所激動的要發音的喉舌，幾次的壓制下去了。可是校長竟感情感做事，以他列在斥退榜上的首名，這不能不使他由悲憤而氣恨了！當時的錯誤是在這一點：他這級的級任先生是非常鍾愛他的，私向他說，「你單獨去請求校長，向校長上一封悔過書。一面我再代你解釋誤會。現在已經是陰歷十一月半，離放假只有一月。你先回家去，明年再來，不使你留級，只要半年，仍舊可以畢業了。你聽我的話，上一封悔過書，」他當時竟賭氣回答道，「我有什麼過？叫我上悔過書？他對學生冤枉了，就不能出一張赦寬的布告麼？不畢業就是，我無過可悔。」他非特不聽這位級任先生的話，反將風潮鼓動的更大起來：搗毀校長室，驅逐校長，學

生會組織自衛隊管守校門，不准校長的一黨入校，一邊向省長公署教育廳請願，下免校長職令；分發傳單，向各校請求援助；種種，他竟是一個領導的脚色了。結果呢，他和他們被警察驅逐出校，勒令回籍，好像押解犯人一樣，將他送上滬杭車，竟連別一別蓮姑都不能，一直裝到上海了。

他是氣弱的在上海馬路上奔走了一星期，他心裏非常的悲傷，失了他的蓮姑似乎比失了他的文憑更利害。他決計要報這一次的仇，他不回家去，籌借了二百元錢，預備到北京入什麼大學，以預三年後自己要來做德行中學的校長。在他未往北京的前幾天，顧念他心愛的蓮姑，他偷偷的仍回到杭州，別一別他未來的妻子。

風潮的消息，也一條一條的傳到她們三姊妹的耳裏了。開始

是說學生不上課了，接着是說他被校長斥退了，結果是說他被負鎗的警察逼迫着走上火車，充軍似的送到遠處去了。姑母當初聽了，戰抖的叫藐姑到校裏來打聽，而藐姑打聽了以後，竟嚇的兩腿酸軟了走不回去。她哭着向她的姑母和姊姊們說，「章先生是不會再到我們家裏來了！他綁在校內的教室邊的柱子上，好像前次我看見的要鎗斃的犯人一樣了！章先生的臉孔青白，兩眼圓而火一樣可怕，章先生恐怕要死了！」這幾句話，說的姑母們都流起淚來；蓮姑的心，更似被刀割下，放在火上燒一般，她幾乎氣殫過去。這樣，她們在悲傷與想念中，做事無心的，只等待他的消息，無論從那一方向來，報告他身體的平安就是。

蓮姑有時嚼了兩口飯，精神恍惚的向她姑母說，

「姑母，章哥是有心的人，不久總有信來罷？大概總回到家

裏去了，不會生病麼？他不會把我們攆掉的！」

姑母囁囁的安慰她，

「是的，是的，是的，郵差走過門口，我就想交給我一封從章先生那裏寄來的信才好呢！不過三天之內總會有的。」

蕙姑說，

「也許他身體氣壞了，病了；也許他從此父母就壓迫他，不許他講什麼自由；也許，也許……」

「也許什麼呢？姊姊！」藐姑問。

「也許怪我們了，不願再和我們來往了。」

「什麼緣故呢？姊姊！」藐姑又問。

「人家都說他是爲了我們才斥退的！」

「爲了我們才斥退的？」

「是呀！」

「那末一定不再來了！」

「難說。」

各人一時默然，眼眶上又要上淚了。

五

她們這樣盼望了幾天，聲息終究如沉下海底的鐘一樣。一天傍晚，在蓮姑彷彿的兩眼內，他分明的走到她的前面來了。他很快快的走，走到了她的身邊，將遮住到眼睛以防別人看見的帽子，向上一翻，露出全個苦笑的臉來。在她的眼內，臉比從前清瘦許多了。蓮姑一時戰抖起來，垂下頭，說不出話，只流淚的。他用

手去彈了她頰上的淚，姑母進來了，立刻大喊，

「章先生，你來了麼？」

「來了，」他說，「讓我休息一下罷。」

他就走向蓮姑的床邊，睡倒，臉伏在被上，悲傷起來。姑母說。

「讓你休息一下罷，你們還是孩子呢！」

她又避開出去，好像避了悲哀似的。蓮姑走到他的身邊，坐

下，向他問，

「你沒有回到家裏去過麼？」

「沒有。」

「這許多天在什麼地方呢？」

「上海。」

「什麼時候回來的呢？」

「就是此刻。」

「你來看我們的麼？」

「爲你來的。」

靜寂一息，她又問，

「你能在這裏住長久麼？」

「不能。」

「打算怎樣呢？」

「到北京去。」

「到北京去麼？」

這姑的聲音重了，在她北京就和天邊一樣。他答，

「是的，我沒處去了。家裏，我不願去，無顏見父母了。還

是到北京去，努力一些，再回到這裏來和你結婚，爭得一口氣。」

「過幾時回來呢？」

「總要三年。」

「三年？」

「三年，那時我廿五歲，你呢，廿三歲，——不過兩年也說不定。可以什麼時候早回來，我還是早回來的。」

這樣，蓮姑是坐不安定了，將頭伏在他的胸上，嗚咽的，

「哥哥，你帶我同去罷！你帶我同到北京去罷！我三天不見你，就嚙不下飯了，三年，三年，叫我怎樣過得去呢？哥哥，你帶我同去罷！」

他這時似乎無法可想，坐起來說，

「好的，再商量罷。妹妹，你不可太悲感，你應該鼓勵我一點勇氣才好。」

姑母拿進茶來，薰姑也在後面跟進來，她一句不響的坐在門邊。蓮姑就向她的姑母說，

「姑母，章先生說要到北京去呢！」

姑母也大驚問，

「到北京去？什麼時候去呢？」

「在這裏住三天。就要動身了。」

「什麼時候回到這裏來呢？」

「三……我想將蓮姑……不，再說罷！」

他就將頭靠在床邊，凝視着不動了。姑母悲傷的搖搖頭，好似說，

「那末我的蓮姑要被你拋棄了！」

一邊她開口道，

「章先生，你爲什麼要闖這個禍啊？我們聽也聽得心碎了。」

他垂着頭說，

「燈故要加到你的身上來，這是無法避免的。」

房內沉靜了一息，蕙姑說道，

「章哥哥，你可以在這裏多住一下麼？」

「不能，我一見這座學校，就氣起來。而且住的長久，一定會被他們知道，又以爲我來鼓動同學鬧風潮了。」

停了一息，又說，

「我想早些到北京去，也想早些回來，中間我當時時寄信

來。除了你們三姊妹，我再沒有記念的東西了。」

這樣，他又凝視着不說。

蓮姑這時也深深地在沉思：眼前的這位青年，是他可愛的丈夫，她已委身給他了。除了他，她的前途再也不能說屬於誰人。可是她倆的幸福生活還未正式的開始，苦痛已毫不客氣地將她們拉得分離開來了。他從此會不會忘記了她！這實在無人知道，三年的時間是非常悠遠的。她求他同他去，這是一個夢想，她還不是一位女孩兒麼？經濟與姑母們又怎樣發付呢？她不能不感受心痛了！她想，莫非從此她就要落到地獄裏去麼？但他若真的忘了她，她也只好落到地獄裏去，去受一世的罪孽，她已不願再嫁給誰了。——這時，她抬頭看一看身邊的他，誰知他也想到了什麼，禁不住苦痛的淚往眼角衝上來了。他轉一轉，斜倒頭說，

「給我睡一睡罷！不知怎樣，我是非常地疲倦了！」

姑母也受不住這種淒涼的滋味，開口說，

「你們姊妹應當給章先生一點笑話，章先生到北京去還要等到後天呢。」

恰好這時，藐姑從外邊回來，這位可愛的小妹妹，她却來試着打破這種沉寂的悲情的冰凍了。她不敢聲張的起勁說，

「章先生，你偷偷的來了麼？警察會不會再將你捉去？」

「不會的，小妹妹，你放心。」

他隨取她的手吻了一吻。始終，他知道他在她們三姊妹中是有幸福的。一邊，這位姑母去給她們預備晚飯了。

夜色完全落了下來。

六

他在她們家中這三天的生活，是他和這三姊妹間可以發生的快樂，她們都盡力地去找尋到了。她們竟似有意將這三天的光陰，延長如三年，三十年似的，好像從此再不會回來了。她們要盡力在其間盤桓一下。談，笑，接吻，擁抱，她們樣樣都做遍了；她們的笑聲，有時竟張到口子再也張不開來為止。冬天的晚上，似乎變做春天的午後。在他，這次斥退的代價實在有了。可是光陰是件怪物，要牠慢，牠偏快的使人不能想像。現在，他終於不得不走了。

在這中間，他向她們誓言，尤向蓮姑指着心說，——他永不忘記她們了，除非這顆心滅去，他以後按每次星期天的早晨，或

長或短的總有一封信來，報告他的近況和安慰；她可以按着一定的時間，向郵差索取的。一到明年暑假，他決定再回到杭州來走一趟，會見這三位刻在他一生的心碑上的姊妹。這都可以請她們放心的，而且可以望她們快樂的，他向她們深切地說過了。

他要走了，似一個遠征軍出發時的兵士，勇敢而又畏懼的。她們送着他，也似送一個人去冒險一樣，戰跳着失望的心。他是趁夜班火車回到上海，爲要避免人們的看見。當吃這餐晚飯時，她們仍想極力免強的說笑一番，他也有意逗她們玩，可是在蓮姑，笑聲終究兩樣了。她想她渺茫的前途，自己能力的薄弱，又看看眼前這位愛人，是不是到底被她捉住的，這只有天知道。她不敢自由的悲傷起來，他可以從她的做作的臉上看出，而淚珠始終附和着大家的笑聲而流下來了。三姊妹送他到火車站，背地裏

蓮姑向他說，

「哥哥，願你處處留着我的影子，我的心是時刻伴在你的身邊的，」

他緊急的回答了一句，

「假如上帝不相信有真愛情存在的時候，你就出嫁罷！」

火車的汽笛簡直吹碎了蓮姑的心，火車輪子的轉動，也似帶了她在轉動一樣。他這時的眼中，火車內也不僅是一個他，處處還有蓮姑呢？

但「時間」終使別離的人感到可怕。

他到了北京以後，開始他的約是守的，除了讀書和接洽入學校的事以外，他都用他純潔幼稚的心來想到蓮姑，摹擬她的舉動，追求她的顏色，有時從書裏字行內也會看出她的影子，路邊

的姑娘，也會疑作她的化身的。在兩個月之內，竟發出了八封信，裏面可以叫作「愛情的稱呼」的字眼，他都盡量揀選的用上，而用完了。

兩個月之後，倦怠的冷淡的譏笑來阻止他，似叫他不要如此熱情而努力。從蓮姑手裏得來的回信，只有兩封，每封又只有寥寥幾行字，愛情並不怎樣火熱地在信紙上面跳躍，而且錯字又減去她描寫的有力。當他一收到她的第一封信時，他自己好似要化氣而沸騰了。他正在吃晚飯，用人送進粉紅色的從杭州來的洋封的信。他立刻飯就嚥不下去了！他將這口飯吐在桌上，懷着他的似從來沒有什麼寶貝比這個再有價值的一封信，跑到房內。可是當他一拆開，抽出一張綠色的信紙時，他的熱度立刻降下來，一直降到冰點以下！他放這封信在口邊，掩住這封信哭起來了。他

一邊悲哀這個運命將他倆分離開來，一邊又感到什麼都非常的失望。在這中間，他也極力爲他的愛人解釋，——她是一個發表能力不足的女子，她自己也是非常苦痛的，他應該加倍愛她。他可以責備社會的制度不好，使如此聰明的女子，不能求學；他不能怪他的愛人不寫幾千字的長信，在信裏又寫上錯字了。當初她豈不是也向他聲明她是一個無學識的女子麼？他決計代她設法，叫她趕緊入什麼學校，他在兩個月後的第一封信，明明白白的說了。不知怎樣，幾個月以後，信是隔一月才寫一封了。暑假也沒有回到杭州來，在給蓮姑的信上的理由，是說他自己的精神不好，又想補修學校的學分，所以不能來。實在，他是不想來了！幾時以前，他又收到他父親寄來的一封信，信上完全是罵他的詞句，說他在外邊胡鬧，鬧風潮，斥退，和人家的姑娘來往，這箇

直使這位有身分的老人家氣的要死！最後，他父親向他聲明，假如他再不守本分，努力讀書，再去胡作胡爲，當停止讀書費用的供給，任他流落去了。這樣，他更不能不戒懼於心，專向學問上面去出點氣。對於蓮姑的寫信，當然是一行一行的減短下來了。在高等師範裏，他算是一位特色的學生。

所謂神聖的戀愛，所謂永久的相思，怕是造名詞的學者欺騙他那時的！否則，他在北京只有四年，爲什麼會完全將蓮姑擠在腦外呢？爲什麼竟挨延到一年，不給蓮姑一條消息呢？蓮姑最後給他的信，豈不是說的十二分真切麼？除了他，她的眼內沒有第二個男子的影子，而他竟爲什麼躊躇着，不將最後的誓言發表了呢？家庭要給他訂婚時，他爲什麼只提出抗議，不將蓮姑補上呢？雖則，他有時是記起這件婚事的，但爲什麼不決定，只猶豫

着，漠淡的看過去呢？他要到杭州來才和她結婚，這是實在的，但他莫非還懷疑她麼？無論如何，這是不能辯護的，蓮姑的愛，在他已感覺得有些渺茫了。他將到杭州來的幾個月前，他也竟沒有一封快信或一個電報報告她。愛上第二個人麼？沒有真確的對象。那末他是一心一意在地位上想報以前被斥退的仇了？雖然是如此，「杭州德行中學校新校長委任章某」這一行字已確定了。但人生不是單調的，他那時就會成了傻子不成麼？

七

隔離了四年的江南景色，又在他的眼前了。

他到了杭州有一星期。在這一星期中，似乎給他閒暇地打一

個呵欠的功夫都沒有。他竟爲校事忙得兩眼變色了。這天晚上，他覺得非去望一望蓮姑不可。於是隨身帶了一點禮物，向校後走去。全身的血跟着他的脚步走的快起來。路旁的景物也沒有兩樣，似乎生疏一些。他想像，蓮姑還是二十歲的那年一樣，美麗而靜默的在家裏守着。他又勇敢起來，走快了幾步，一直衝進她們的門。房內是黑漆漆的，似比以前冷落一些。藐姑坐在燈下，他這時立刻叫道，

「藐姑，你好麼？」

藐姑睜大眼向他仔細一看，說，

「你是章先生？」

「是。」他答。

藐姑立刻從裏邊追出來，他轉頭一看，稍稍驚駭了一息，伸

出他的兩手，胡亂的叫出，

「蓮姑！你……」

聲音遲呆着沒有說完，藐姑說，

「章先生，她是蕙姊呀！」

「你是誰？」他大驚的問。

「我是藐……」聲音有些哽咽了。

「藐姑！你竟這麼大了麼？」

「是呀，我們已四年不見面了！我十八歲了，二姊廿一歲了。」

「你的大姊呢？」他昏迷的問。

「大姊？」

「是，蓮姑？」

「她，她，……」藐姑一邊想，一邊吞吐的說，「她已經廿四歲了！」

「啊，好妹妹，我不問年紀，我問你的大姊到那裏去了？」

「唉？」

藐姑駭怪的回問。他立刻想衝進蓮姑的房裏，她又氣喘的

叫，

「章先生！」

「什麼？」

「大姊不在了！」

「死了麼？」

「已經出嫁了！」

「你說什麼？」

「出嫁六個月了。」

「出嫁六個月了？」

他回音一般的問。藐姑緩緩的說，

「你一年來，信息一點也沒有。大姊是天天望，天天哭的。身子也病過了，你還是沒有消息，什麼方法呢？大姊只得出嫁了，嫁給一個黃胖的商人，並不見得怎樣好。」

藐姑不住地流出淚，他也就在門邊的門限上坐下了。他將頭和手靠在門邊，癡癡地說，

「夢麼？我已經說不出一句話來了！」

蕙姑苦痛地站在他的身邊，而這位老姑母適從外面進來。藐姑立刻向她說，「姑母，章先生來了。」

「誰？」

「就是我們以前常常紀念的章先生。」

「他？」姑母追上去問了一聲。

他沒精打采的轉過頭說，

「姑母，求你恕我！你爲什麼將蓮姑嫁了呢？」

「章先生！你爲什麼一年多不給我們一點消息呀？我們不知道你怎樣了？蓮姑是沒有辦法……」

「我以爲蓮姑總還是等着的，我可以等了蓮姑四年，蓮姑就不能等了我四年麼？」

「你還沒有結婚麼？」姑母起勁的問。

「等了四年了！因爲我決意要找一個好地位，等了四年了！

現在，我已經是，……可是蓮姑出嫁了！我爲什麼要這個？」

姑母停了一息，問，

「章先生，你現在做了什麼呢？」

「前面這個中學的校長。」

「你做大校長了麼？」

老人苦笑出來。他頹唐的說，

「是，我到這裏已一星期。因為學校忙，才得今晚到你們家裏來。誰知什麼都不同了！」

老人流出淚來叫道，

「唉！我的蓮姑真薄命啊！」

他一邊鼓起一些勇氣的立了起來，說，

「姑母，事已至此，無話可說。我將這點禮物送給你們，我要走了。」

一邊手指着桌上的兩包東西，一邊就開動脚步。藐姑立刻走

上前執住他的手問，

「章先生，你到那裏去呢？」

「回到校裏去。」

「你不再來了麼？」

他向含淚的蕤姑看了看，搖一搖頭說，

「小妹妹呀，你叫我來做什麼呢？」

他就離開她們走出門了。

八

當夜，他在床上展轉着，一種非常失望的反映，使他怎樣也睡不去。他覺得什麼都過去了，無法可想，再不能挽救，——達

姑已嫁給一位不知如何的男子，而且已經六個月了。他想，無論如何，蓮姑總比他幸福一些。譬如此時，她總是擁抱着男人睡，不似他這麼的孤燈淒冷，在空床上展轉反側。因此，他有些責備蓮姑了！他想女子實在不忠實，所謂愛他，不過是常見面時的一種欺騙的話。否則，他四年可以不結婚，爲什麼她就非結婚不可呢？她還只有二十四歲，並不老，爲什麼就不能再等他六個月呢？總之，她是幸福了，一切的責備當然歸她。他這時是非常的苦痛，好似生平從沒有如此苦痛過；而蓮姑却正和她的男人顛倒絮語，那裏還有一些影子出現於她的腦裏，想着他呢！因此，他更覺得女子是該詛咒的，以蓮姑的忠貞，尙從他的懷裏漏出去，其餘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他想，他到了二十六歲了，以他的才能和學問，還不能得到一個心愛的人，至死也鍾情於他的，這不能

不算是他人生不幸的事！他能够不結婚麼？又似乎不能。

這樣，他又將他的思路轉到方才走過的事上去。他駭異蕙姑竟似當年的蓮姑一樣長，現在的藐姑還比當年的蕙姑大些了。姊妹們的面貌本來有些相像，但相像到如此恰合，這真是人間的巧事。他在床上苦笑出來，他給她們叫錯了，這是有意義的；否則，他那時怎麼說呢？這樣想了一息，他輕輕地在床上自言自語道，

「蓮姑已經不是蓮姑了，她已嫁了，死一樣了。現在的蓮姑，却正是當年的蓮姑，我心內未曾改變的蓮姑。因為今夜所見的藐姑，豈不是完全佔着當年蕙姑的地位麼？那末蓮姑的失却，爲她自己的幸福，青春，是應該的。莫非叫我去娶蕙姑麼？」

接着他又想起臨走時藐姑問他的話，以及蕙姑立在他身邊時

的情景。這都使他想到處處顯示着他未來運命的徵兆。

房內的鐘聲，比往常分外的敲響了兩下。他隨着叫起來，

「蕙姑！我愛你了！」

一轉又想，

「如此，我對蕙姑的愛情，始終如一的。」

他就從愛夢中睡去了。

第二天一早就起來，洗過臉，無意識的走到校門，又退回來。他想，「我已是校長了，拋了校務，這樣清早的跑到別人的家裏去，怕不應該罷？人家會說笑話呢？而且她們的門，怕也還沒有開，我去敲門不成麼？昨天我還說不去的呢！唉，我爲愛而昏了。」

他回到校園，在荒蕪的多露的草上，來回的走了許久。

校事又追迫他去料理了半天。下午二時，他才得又向校後走來。態度是消極的，好像非常疲倦的樣子。他也沒有什麼深切的計劃，不過微微的淡漠的想，愛情是人生之花，沒有愛情，人生就得枯萎了。可是他，除了和蓮姑濃艷一時外，此外都是枯萎的。

路程是短的，他就望見她們的家。可是使他非常奇怪，——他從來沒有看見過她們的家有過客，這時，這位姑母却同三位男子立在門口，好像送他們出來的樣子，兩位約五十年紀的老人，一位正是青年，全是商人模樣，絮絮的還在門口談判些什麼。他向他們走去，他們也就向他走來。在離蕤姑的家約五十步的那兒，他們相遇着。他很仔細地向他們打量了一下，他們也奇怪地向他瞧了又瞧。尤其是那位青年，走過去了，又回轉頭來。他被這

位姑母招呼着，姑母向他這樣問道，

「章先生，你到那裏去呢？」

他覺得非常奇怪，因為姑母顯然沒有歡迎他進去的樣子。而他却爽直的說，「我到你們家裏來的。」

姑母也就附和着請他進去。同時又謝了他昨天的禮物，一邊說，

「章先生太客氣了，爲什麼買這許多東西來呢？有幾件同樣的有三份，我知道你是一份送給蓮姑的。現在蓮姑不在了，我想還請章先生拿回去，送給別個姑娘罷。」

他聽了，似針刺進他的兩耳，耳膜要痛破了。他沒有說話，就向蕙姑的房裏走進去。蕙姑和藐姑同在做一件衣服，低着頭憂思的各人一針一針的繞着袖子。姑母在他的身後叫，

「蕙姑，章先生又來了。」

她們突然抬起頭，放下衣服，微笑起來。

他走近去。他這時覺得他自己是非常愚笨，和白癡一樣。他不知向她們說什麼話好，怎樣表示他的動作。他走到蕙姑的身邊，似乎要向她悲哀的跪下去，並且要求，「蕙姑，我愛你！我愛你！你真的和你姊姊一樣呢！」但他憂悶地呆立着。等蕙姑請他坐在身邊，他才坐下。蕙姑說道，

「章先生，你送我們的禮物，我們都收受了。可是還有一份送給我大姊的，你想怎麼辦呢？」

「你代我收着罷。」他毫無心思的。

蕙姑說，「我們太多了，收着做什麼？我想，可以差人送去，假如章先生有心給我姊姊的話。」

「很好，就差人送去罷。」他附和着說。

姑母在門外說，搖搖頭，

「不好的，那邊討厭的很呢！」

蕙姑接着說，「還是以我的名義送給姊姊罷。我多謝章先生一回就是了。等我見到姊姊的時候，我再代章先生說明。」

他眼看一看她，苦笑的，仍說不出話。許久，突然問一句，

「我不能再見你們的姊姊一次麼？」

蕙姑答，「只有叫牠到此地來。」

這位姑母又在門外嘆了一口氣說，

「不好的，那邊猜疑的很呢！丈夫又多病，我可憐的蓮姑，實在哭也不聽高聲的。」

他似遍體受傷一樣，垂頭坐着。藐姑向他看一看，勇氣的對

門外的姑母說，「姑母，姊姊並不是賣給他們的，姊姊是嫁給他們的！」

老人又悲嘆了一聲說，

「小女子，你那裏能知道。嫁給他，就和賣給他一樣的。」姊妹們含起眼淚來，繼續做她們的工作。他一時立起來，搔着頭在房內來回的走了兩圈。又坐下，嚙嚙的笑起來。他非常苦痛，好像他賣了蓮姑去受苦一樣。一息，他聚着眉向藐姑問，

「小姊妹，你大姊沒有回來的時候麼？」

「這樣，等於沒有了！誰能說我大姊一定什麼時候回來呢？」

他覺得再也沒有話好說，他自己如冰一般冷了。他即時立起來說，

「還有什麼好說呢？——我走了！」

藜姑却突然放下衣服，似從夢中醒來一樣，說，

「再坐一息罷，我們已經做好衣服了。」

他又在房內走了兩步，好似彷徨着沒有適當的動作似的。一時，他問，方才這三位客人是誰？但她們二人的臉，似經不起這樣的襲擊，紅了。藜姑向她的姊姊一看，他也向藜姑一看，似乎說，

「事情就在她的身上呢！」

他的臉轉成青色了。他退到門的旁邊，昏昏的兩眼瞧住藜姑，他覺得這時的藜姑是非常的美，——她的眼似醉了，兩唇特別嬌紅，柔白的臉如彩霞一樣。但這個美麗倒映入他的心中，使他心中格外受着苦痛。他躊躇了，懊傷了，十二分的做着免強的

動作，微笑的向她們說：

「我要走了，你們做事罷。我或者再來的，因為我們住的很近呢！」

她們還是挽留他，可是他震顫着神經，一直走出來了。

九

路裏，他切齒地自語，不再到她們的家裏去了！蕙姑想也就成了別人的蕙姑，她家的什麼都對他冷淡的，他去討什麼？藐姑還是一位小姑娘，總之，他此後是不再向校後這條路走了。

他回到了校裏，對於校裏的一切，都有些惱怒的樣子。一個校役在他房裏做錯了一點小事，他就向他咆哮了一下。使這位校

役疑心他在外邊喝了火酒，凝視了半分鐘。他在床上睡了一息，又起來向外面跑出去。他心裏很明顯的覺得，——一個失戀的人來辦學校，根本學校是不會辦好的。但他接手還不到十天，又怎麼便辭職呢？

他每天三時後到校外去跑了一圈，或到有妻子的教師的家裏瞎坐了一息，爲要鎮靜他自己的心意。在他的腦裏，他努力的要將她們三姊妹的名字排擠了。

這樣又過了一星期。一天，他剛穿好漂亮的衣服，預備出去，而藐姑突然向他的房裏走進來，叫他一聲，

「章先生！」

他轉過眼，覺得喜悅而奇怪，呆了一忽，問，

「藐姑，你來做什麼呢？」

藐姑向他莊裏的房的四壁看了一眼，說，

「姑母因爲你送我們許多東西，想不出什麼可以謝謝你，所以請你晚上到我們家裏喫便飯。你願意來麼？」

「心裏很願意，可是身體似乎不願意走進你們的家裏了！」

「爲什麼呢？」藐姑奇異的問。

他說，「一則因爲你的大姊出嫁了，二則你的二姊又難和我多說話。總之，我到你們家裏來，有些不相宜的了。」

藐姑當時附和說，

「這因爲章先生現在做了校長了！」

他突然將藐姑的兩手執住，問她，

「小妹妹，這是什麼意思呢？」

藐姑抽她的手說，

「你今晚早些就來罷，現在我要回去了。」

他還是執住的說，

「慢一些，我有話問你。而且你若不正經的答我，我今晚是不來了，也永遠不到你們家裏了。」

「什麼呢？」她同情的可愛的問。

他急迫的茫然說出，

「你的蕙姑對我怎麼樣？」

蕙姑的臉紅了，嬌笑的，

「這叫我怎樣回答呢？章先生。」

他也知道說錯了，改了口氣說，

「小妹妹，這樣問罷，你的蕙姊有沒有訂過婚呢？」

「還沒有。」

「那末前次的三人是什麼人呢？」

「兩位是做媒的，一位是看看蕙姊來的。」

「事情沒有決定麼？」

「似乎可以決定了。」

他立刻接着問，

「似乎可以決定了？」

藐姑笑一笑，慢慢的說，

「姑母因為她自己的年紀老，姊姊的年紀也大了，就想隨隨便便的快些決定，許配給一位現在還在什麼中學讀書的。不知什麼緣故，前次來過的兩位媒人，昨天又來說，說年庚有些不利，還要再緩一緩。這樣看來，又好像不成功了。」

「又好像不成功了麼？」

他追着問。藐姑答，

「又好像不成功了！」

這時，他好像驕傲起來，換了一種活潑的語氣說，

「嫁給一個中學生有什麼意思呢？你的姑母也實在太隨便了。」

藐姑低頭嬌羞的淒涼的說，

「我們太窮了，又沒有父母，誰看重呢！」

他深深的感動了，輕柔的問她說，

「小妹妹，你此刻回去罷，我停一下就來了。」

藐姑轉了快樂的臉色，天真地跑出去。他又跌在沙發上，沉思起來。

十

他在這次的晚餐席上，却得到了意外的美滿。蕙姑的打扮是簡單的，只穿着一件青色綢衫，但顯出分外的美麗來，好似爲他才如此表情的。姑母也爲博得他的歡心似的，將許多菜蔬疊在他的飯碗上，而且強他吃了大塊的肉。她們全是快樂的樣子，在蕙姑雖有幾分畏縮，但也自然而大方的。蕙姑說了許多有趣的話，便大家笑的合不攏口；似乎姑娘們不應該說的話，她也說出來了，使得媽姑母罵她，她才正經地坐着，他在這個空氣內，也說了許多的話。他詳細地說他家庭的近況，報告了他在北方讀書的經過，及到這裏來做校長的情形，並他眼前每月有多少的收入。總結言之，他說他這種行動，似乎都爲遠姑才如此做的；沒有遠

姑，他常變得更平凡，更隨便了。但蓮姑終究不告知他而出嫁了！幸得這消息是到了她們家才知道，假如在北京就知道，他要從此不回到杭州來了。他有幾句話是說得淒涼的，斷斷續續的；但給這位姑母聽了，十分真切；也就對他表示了一番不幸的意思。老姑母低下頭，他就提出，在這個星期三要和蕙姑蕓姑去遊一次湖，姑母也答應了。

星期三隔一天就到，他一句話也不爽約的同她們在湖裏蕩槳。秋陽溫艷的漫罩着全湖，和風從她們的柔嫩的臉邊掠過，一種微妙的秋情的幽默，沉眠在她們的心胸中。他開始贊了一套湖山之美，似間接的贊美蕙姑似的。接着就說了許多人生的問題，好像他是屬於悲觀哲學派。但這是他當時的一種做腔，他是一個樂天的人，肯定而且向前的。他所以說，「做人實在沒有意思，」

是一種懇求的話，話的反面就是，「只有愛情還是有些意思的。」不過蕙姑的姊妹，並不怎樣對於這種問題有興趣，她對於他的話，總是隨隨便便的應過去了。

蕩過了湖，她們向靈隱那邊去。太陽西斜了一點，她們選擇一所幽僻的山邊坐着。蕙姑坐在一株老楓樹底下一塊白石上，盤着腿，似和尙參禪一般。她在她的身邊偃臥着，地上是青草，他用手放在她的腿上。蕙姑，聰明的女孩子，她採摘了許多野花，在稍遠的一塊地上整理牠們。這時他仰起頭向蕙姑說，

「妹妹，你究竟覺得我怎樣？」

蕙姑默然沒有答。他又問，

「請你說一句，我究竟怎樣？」

蕙姑「哈」的笑了一聲，羞紅着臉，說，

「你是好的。」

他立刻坐了起來，靠近她的身邊，就從他的指上取下一隻金的戒指，放在她的手心內，說，

「妹妹，你受了這個。」

「做什麼呢？」她稍稍驚異的問他。

「愛的盟物。」他答，

她吃吃的說，

「章先生，這個……請你將這個交給我的姑母罷。」

一邊她執着那個戒指，兩眼注視着。他隨即微笑的用手將那隻戒指戴在她的左手的無名指上。同時說，

「我要交給你，我已經戴在你的指上了。你看，這邊是一個愛字，那邊有我的名字。」

蕙姑戰慄着心，沉默了許久。她似深思着前途的隱現，從隱現裏面，她不知是歡笑的，還是恐怖的，以後，她吞吐的問，

「章先生，你爲什麼不差人向我姑母說明白呢？」

「我是贊成由戀愛而結婚的，我不喜歡先有媒妁。假如妹妹真的愛我，那我們就沒有話了！」

可是蕙姑嘆息說，

「姊姊也是愛你的，你和姊姊也是戀愛呢，但姊姊和你還是不能結婚。」

他說，「這是你的姊姊不好，爲什麼急忙去嫁給別人呢？我是深深地愛你的姊姊的，我到現在還是獨身啊！」

蕙姑苦痛的似乎不願意的說，

「你一年沒有信來，誰知道你不和別人訂婚呢？你假如真的

有心娶我的姊姊，你會不寫一封信麼？現在姊姊或者有些知道你來做校長，不知姊姊的心裏是怎樣難受呢！姊夫並不見怎樣好，他是天天有病的！」

她的眼淚如水晶一般滴下，他用手攀過他的臉說，

「不要說，不要說，過去了的有什麼辦法呢？還有挽救的餘地麼？我希望你繼續你的姊姊愛我，你完全代替了你姊姊。否則，我要向斷橋跳下去了！」

這樣，兩人又沉寂了一息。這時也有一對美貌的青年男女，向她們走來。又經過她們的身邊，向更遠的幽谷裏走去。四人的眼全是接觸着，好像要比較誰備有幸福似的。

藐姑理好了她的野花，走近她們說，

「姊姊，我們可以回去罷？」

他也恍惚的看了一眼他的錶說，

「回到孤山去走一圈，現在是四點少一刻。」
一邊，兩人都立起身子。

十一

從此以後，挫折是完全沒有了。愛神是長着美麗的翅膀飛的，因此，他和蕙姑的進行，竟非常的快，儼然似一對未婚的夫妻了。蕙姑對於他，沒有一絲別的疑惑，已完全將她自身謙遜的獻給他了。他驕傲的受去，也毫不耽心的佔領了她。他每天必從校門出來，向校後走，到她們的家裏。在那裏也是談天，說笑，或遊戲；坐了許久，才不得已的離開她們，回到校內。這已成了

他的習慣了，他每天到她們的家裏一次，就是下雨，還是穿起皮鞋走的。姑母的招待他，更和以前不同了，細心的，周密的，似一位保母一樣，而且每天弄點心給他吃，使他吃得非常高興。

一面，他和蕙姑就口頭訂下結婚的條件了。他已向她們表示，明年正月在杭州舉行婚禮，再同蕙姑回家一次，住一星期，仍回到杭州來。一面，他供給這位姑母和蕙姑每月幾十元的生活費，並送蕙姑到女子中學去讀書。總之，她們一家三人的一切，這時他統統願意的攆上肩背上去了。

多嘴的社會，這時是沒人評論他。有的還說以他的年青與地位，能與平常的女子結婚，還算一回難得的事了。學生們，也因校長是一位光棍，找一個配偶，並不算希奇，也沒有人非議他。只有幾位教師，向他取笑，有時說，

「章校長，我們一定要去賞鑒一下校長太太，究竟是怎樣一位美人呢？」

於是他笑答，

「好的，我領你們去罷。」

他就領他們到蕙姑的家裏，胡亂地說一回。他們好像看新娘一樣的看蕙姑，於是大贊其美麗。而他也幾次叫蕙姑是「我的」，使得蕙姑滿臉嬌羞，背地裏向他討饒的說，

「章哥哥，你不要這樣罷。」

而他笑迷迷的要吞她下去一樣的說，

「解放一點罷，怕什麼呢？我們終究要成夫妻了！」

有時他在搖椅上搖着身子，看看蕙姑想道，

「我的這一步的希望，已經圓滿地達到了！」

這樣過去了約兩月，在太湖南北的二省，起了軍事上的衝突了。杭州的軍隊，紛紛的向各處佈防，調動；杭州的空氣，突然緊張了。「江浙不久就要開火，」當人們說完這句話，果然「不久」接着就來。人們是逃的逃，搬的搬，不到一星期，一個熱鬧的西子湖頭，已經變成淒涼的古岸了。這簡直使他愁急不堪，他一邊顧念着蕙姑姊妹，一邊天天在校裏開會，在學校議決提早放假的議案以前，學生們已經一大半回家去了。一邊，學校的各種預備結束。

這一晚，在十時以後，他又跑到蕙姑的家裏，蕙姑姊妹正在哭泣。他立刻問，「你們哭什麼呢？」

蕙姑說，「鄰舍都搬走光了。」

「姑母呢？」

「姑母到親戚家去商量逃走的方法，不知逃到那裏去好，人們都說明天要打進這裏呢！」

他提起聲音說，

「不要怕，不要怕，斷沒有這件事。三天以內，決不會打到杭州的。而且前敵是我軍勝利，督署來的捷報。不要怕，不要怕！」

「人們都說火車已經斷了，輪船也被封鎖了。」

「沒有的事，我們校裏的教師，有幾位正趁夜班去的呢。」

他說了許多的理由，證明她們可以不必害怕。於是她們放心下來。一時，魏姑問，

「章哥哥，我們究竟怎樣好呢？」

「等姑母回來商量一下罷。」

「不要逃麼？」

「或者暫時向那裏避一避。」

靜寂了一息，她又問，

「那末你呢？」

「我？我不走。等牠打進杭州再說。」

「爲什麼呢？」

「不願離開杭州。」

「學校要你管着麼？」

「並不，不願離開杭州。」

又靜寂了一息，姑母慌張地回來了。她一進門就叫：

「不好，不好，前敵已經打敗了！此刻連城內的警察都開拔出去了。」

他隨即疑惑的問，

「下午快車還通的呢？」

姑母沮喪的說，

「不通了！不通了！車到半路開回來了。」

藐姑在旁邊聽得全身發抖，牙齒骨骨的作響，她向他問，

「章哥哥，我們怎樣呢？」

他向她強笑了一笑說，

「你去睡罷，明天決計走避一下好了。」

而姑母接着說，

「我想明天一早就走，到蕭山一家親戚那裏去。現在趕緊理

一點東西，藐姑，將你冬天要穿的衣服帶去。」

於是他搔一搔頭，又向藐姑說，

「小妹妹，你先去穿上一件衣服罷，你抖得太利害了。」
藜姑悲哀的叫，

「事情真多！我們好好的只聚了三月，又什麼要避難了！」
同時，藜姑不住的滴下眼淚。姑母又向他問，

「章先生，你不逃麼？」

「叫我逃到那裏去呢？」

淒涼的停了一息，又說，

「我本想待校事結束以後，倘使風聲不好，就同你們同到上海去。現在火車已經斷了，叫我那裏去呢？我想戰事總不會延長的長久，一打到杭州，事情也就了結了。所以我暫時還想不走。」

藜姑很快的接上說，

「你同我們到蕭山去好麼？」

他隨向姑母看了一眼說，

「我還有一個學校背在背上，我是走不乾脆的。」

姑母又問，

「聽說學校統統關門了？」

「是呀，只有我們一校沒有關門。因為我們料定不會打敗仗的。現在沒有方法了，一部分遠道的學生還在校內呢！」

喘一口氣又說，

「不過就是打進來，學校也沒有什麼要緊。最後，駐紮軍隊或傷兵就是了，我個人總有法子好想。」

姑母着急的說，

「章先生，眼前最好早些走；現在的打仗是用炮火的。打好

以後，你總要早些回到杭州來。」

這句話剛纔說好，外面有人敲門。她們的心一齊跳起來，蔡姑立刻跑到他的身邊。他探頭向外問，

「那一個呀？」

外面的聲音：

「章校長，王先生請你去。」

他看了一看錶，長短針正重疊在十二點鐘。一邊姑母已經開了門，走進一位校役來，隨向他說，

「今夜的风聲非常緊張，聽說前敵已經打敗了，退到不知什麼地方。火車的鐵橋也毀了，還說內部變叛。於是校內的學生們騷擾起來，王先生請你趕快去。」

「還有別的消息麼？」他又問。

「聽說督軍老爺親身出城去了，城內非常的空虛，連警察也沒有。」

「還有別的消息麼？」

「方才校門外燒了一個草棚，學生以爲敵兵打到校內，大家嘩起來。」

校役奇怪的說。他笑了一笑，向校役說，

「好，你去，我就來。」

校役去了。他一邊又向姑母問，

「你們決計明天走？」

「只好走了！」蕙姑流出淚來。

他執住蕙姑的手說，

「那末我明天一早到這裏來，我們再商量罷。」

姑母說，

「請章先生一早就來，否則我們要渡不過江的。」

「天亮就來。」

他一邊說，一邊向門外急忙的走出去，留下薰姑姑。

十二

戰爭在他是完全該詛咒的！他想到這裏，似乎再也不願想下去了。

那時的第二天，待他醒來，已是早晨七時。他急忙穿好衣服，洗過臉，跑到她們的家裏，而她們家的門，已鐵壁一般的關起來了。她們走了，他立在她們的門外呆了半晌，沒精打采的回

到了校內。似乎對於戰爭，這時真心的感到牠的罪惡了！他想蕙姑姑，不知走向何方去了，渡過錢塘江，又誰知道幾時渡回來？他憤了，他呆了，在風聲鶴唳的杭州城內，糊塗的過了幾天，就同敗兵一同退出城外。

以後，他流離展轉了一個月，才得到上海。在上海灘上記念蕙姑，已是無可奈何的一回事。再過半月，戰爭已告結束，敗的完全敗了，勝的却更改他一切的計劃。德行中學的校長，也另委出一個人了。

他非常失意的在上海過了兩月，他轉變了他教育的信仰心，向政府一方面去活動。以後，也就得着了相當的成功，唉，可是對於蕙姑的愛，覺得渺茫了，渺茫了！他的神經，似爲這次戰爭的砲彈所震撼，蕙姑的影子，漸漸地在他的心內隱沒去了。

想到這時，他的氣幾乎窒塞住了。他展開手足，在湖濱的草地上仰臥多時。於是又立起來，昏沉地徘徊。

此後又過了四年，一直到現在。在這四年內的生活，他不願想，好似近於墮落的。他有些老去的樣子了，四年前的柔白的面皮，現在打起中年的皺紋來，下巴也有叢黑的鬚鬚了。他的炯炯有英雄氣的目光，也深沉起來，似經過了不少的世故的燦閃。四年以前的活潑也消失了，現在只有沉思與想念，或和一般胡鬧的同僚作樂就是了。

這其間，他也沒有去找蕙姑的心思，總之，他好似蕙姑已是他過去的妻子了，和蓮姑一樣的過去，這四年他都在軍隊裏生活，現在已升到師部參謀之職，他覺得軍隊的生活是報酬多，事務少，又非常舒服而自由的，因此，將四年的光陰，一閃眼的送

過去了。

現在，他和他的一師兵同時移防到杭州來。在到杭州的當晚，他和德行中學一位同事在湖濱遇見。那位同事立刻叫他，

「章先生，你會在杭州麼？聽說你已經做官了？」

「還是今天同軍隊一道來的。」

他答，又轉問，

「王先生現在那裏？」

「我仍在德行教書，沒有別的事可做。」

他說，「教書很好，這是神聖的事業。我是一面詛咒軍隊，

一面又依賴軍隊的墮落的人了！」

「客氣客氣，章先生是步步高升的。」

兩人又談了一些別的空話。於是王先生又問，

「章先生從那次戰爭以後，就沒有和蕙姑來往了麼？」

他心裏突然跳了一跳，口裏說，

「以後就無形隔離了，不知怎樣，就無形隔離了！不知道蕙姑現在怎樣？」

王先生說，

「現在？現在我也不知道。不過有一時期，聽說她那位姑母到處打聽章先生的消息呢！也有幾封信寫到府上，沒有收到一封回信。以後，她們疑心章先生是死了，她們天天哭起來。以後我也不知道。至於章先生升官的消息，我還是前天從友人那裏聽來的。」

他這時模糊的問，

「你沒有去看看過她們一回麼？」

「沒有，我也離開過杭州一年呢！」息一息又說，「假如章先生有心，現在還可以去找一找她們罷？大概她們都出嫁了。」

他一時非常悲慘，沒有答應着什麼話。以後又談了一些別的，就分別了。

十三

這時，他不能不到蕙姑的家裏去看一趟。他看一看他的錶，時候已經八時，但他的良心使他非常不安，他就一直向蕙姑的家奔走了。

她在她的門外敲了約有二十分鐘的門，裏面總是沒有人答應。他疑心走錯了，又向左右鄰舍望了一望，分明是不錯的。於

是他又敲，裏面才有一種聲音了，「你是那個？」

「請開門。」

「你是那個？」

聲音更重，聽來是陌生的。他又問，

「這裏是蕓姑女士住的麼？」

「是。」門內的聲音。

「請你開門罷！」

可是裏面說，

「你有事明天來，我們夜裏是不開門的！」

他着急了，說，

「我姓章，是你們很熟的人。」

這樣，門才開了。

開門的是一位臉孔黃瘦的約三十歲的婦人。他們互相驚駭的
一看，他疑心姑母不知到那裏去了，同時仍和以前一樣，直向內
走，立刻就遇見蕓姑呆呆地向外站着，注視他。他走上前，瘋狂
一般問道：

「你是蓮姑呢，還是蕙姑？」

「都不是！」

蕓姑的眼珠狠狠地吐出光來。他說，猶笑的，

「那末你當然是蕓姑了？」

蕓姑不答。接着重聲的問他，

「你是誰？」

「章——」

「誰啊？」

實在，她是認得了。他答，

「是你叫過一百回的章哥哥！」

「胡說！」

藜姑悲痛地罵了一聲，湧出淚來，轉向房中走了。他呆立了半晌，一時想，

「到此我總要問個明白。」

隨即跟她到房內。藜姑冰冷地坐在燈下，臉色慘白。他立在她前面，哀求的說道，

「藜姑，請你告訴我罷！」

「什麼？」

「你的蕙姊那裏去了？」

「哼！還有蕙姊麼？你在做夢呢！」

「她那裏去了？」

他又頹喪的哀求着。藐姑凜凜的說，

「早已出嫁了！兩年多了！」

「又出嫁了麼？」

「誰知道你沒有良心，離開了就沒個消息。」

他一時也不知從何處說起，恍恍惚惚的呆立了一回，又問

道，

「你的姑母呢？」

「早已死了！」

他隨着叫，

「死了？」

「已經三年了！」

她垂着頭答，一息又說，

「假如姑母不死；二姊或一時不至出嫁。但姑母竟爲憂愁我們而死去了！姑母也是爲你而死去的，你知道麼？姑母臨死時還罵你，她說你假如還活的，她做鬼一定追尋你！你昏了麼？」

他真的要暈去了。同時他向房中一看，覺得房中非常淒涼了。以前所有的較好的桌子用具等，現在都沒有了。房內只有一張舊桌，一張舊床，兩把破椅子，兩只舊箱，——這都是他以前未曾看見過的。此外就是空虛的四壁，照着黝黯的燈光，反射出悲慘的顏色來。他又看了一看藐姑，藐姑也和四年以前完全兩樣了，由一位伶俐活潑的姑娘，變做沉思憂鬱而冷酷的女子。雖則她的兩眼還有秀麗的光，她的兩唇還有嬌美的色，可是一種經驗的痛苦不住地在她的全臉上浮蕩着。他低一低頭又說，

「藜姑，你必須告訴我，你的兩位姊姊眼前的生活究竟怎樣？」

「告訴你做什麼？」她睜一睜她的大眼。

「假如我能幫忙的時候，我當盡力幫忙。我到現在還沒有妻子，也沒有家，是成了一個漂流的人了！」

藜姑抬起頭來，呼吸緊張地說，

「告訴你，因為我姊姊的幸福，全是你賜給她們的！」喘了一口氣，「大姊已經是寡婦了！姊夫在打仗的一年，因為逃難就死去。現在大姊是受四面人的白眼，吞着冷飯過生活。二姊呢，姊夫是一位工人，非常兇恨，品性又不好，他却天天罵二姊是壞人，二姊時常被打的！今天下午又有人來說，幾乎被打的死去！你想罷，我的二位姊姊爲什麼到這樣？」

「藐姑，是我給她們受苦的了！」

「不是麼？」

她很重的問一句。他說，

「那末你呢？」

「你不必問了！」

「告訴我，你現在怎樣？你還不會出嫁麼？」

「我永遠不想嫁了！」

這樣，他呆了許久，又向房內徘徊了一息，他的心苦痛着，顛倒還，一時，他又走近藐姑的身前，一手放在她的肩上說，

「藐姑！請你看我罷！」

「看你做什麼？」

他哀求而迷惑地說，

「蕓姑，這已經無法了，你的兩位姊姊。現在，我只有使你幸福，過快樂而安適的日子。蕓姑，你嫁給我罷！」

「什麼？你發昏了！」

她全身抖起來，驚怕的身向後退。而他又緊急的說，

「蕓姑，你無論怎樣要愛我！你豈不是以前也會愛過我麼？我求你現在再愛我。我要在你的身上，使你有姊妹們三位的幸福，將你姊姊們所失去的快樂。完全補填在你的身上！你的房內是怎樣的淒涼，簡直使我一分鐘都站立不住，我從沒有見過姑娘的綉閣是如此的。蕓姑，你再愛我。你用你自己的愛來嫁給我，也繼續你姊姊的愛來嫁給我！我知道你爲什麼不出嫁的理由，你還可以等待我。你很年青，你不該將你的青春失去。我忘記你的年齡了，但一計算就會明白，你我少八歲，我今年是，是，是三

十歲。蕓娘，你爲什麼發怒？你爲什麼流起淚來？你的面孔完全青白了！蕓姑，你不相信我的話麼？我可對你發誓，我以後是一心愛你了！蕓姑，你愛我，我明天就可以送過聘金，後天就可以同你結婚，不是草率的，我們當闊綽一下，揀一個大旅館，請極闊的人主婚，這都是我現在能力所能做到的。你愛我，不要想到過去，過去了的有什麼辦法呢？抬起你的眼兒來，你看我一看罷！」

同時，他將手扳她的臉去，她怒道，

「你發昏了麼？你做夢麼？請你出去！」

他繼續說，

「蕓姑，你爲什麼怕我？你爲什麼如此對待我？我是完全明白的，我非這樣做不可！我已得過你的兩位姊姊了，我完全佔領

過她們；可是她們離棄我，從我的夢想中，一個個的漏去了！現在贖着你了，我的唯一的人，求你愛我，以你十八歲那一年的心來愛我，不，以你十四歲那一年的心來愛我，我們可以繼續百年，我們可以白頭偕老。藐姑，我是清楚的，你爲什麼不答？你爲什麼如此兇恨的？」

「請你出去！」她站了起來。

「你爲什麼不說愛我？假如你不說，我是不走的。」

「你要在深夜來強迫人麼？」

「斷不，我還是今天上午到杭州的，我一到杭州，就想到你們了。現在你不愛我麼？你不能嫁我了麼？」他昏迷了，他不知他的話是怎樣說的。

「哼！」

「藐姑，我無論怎樣也愛你。你若實在不說愛我，我明天可以將你擄去，可以將你的房子封掉。但我終使你快樂的，我將和愛護一隻小鳥一般的愛護你。你還不說愛我麼？你非說不可，因你以前曾經說過的！」

「你不走出去麼？」

「你想，叫我怎樣走出去呢？」

「你是禽獸！」

同時，她一邊將桌子上的茶杯，打在他的額上，一邊哭起來。茶杯似炸彈地在他的額上碎裂開，粉碎的落到地下。他幾乎昏倒，血立刻注射出來，流在他的臉上。可是他還是笑微微的說，

「藐姑，我是應得你打，這一打可算是發洩了你過去對我的

怨恨！現在，你可說句愛我了。」

她却一邊哭，一邊叫，

「張媽！張媽！」

一邊用手推他出去，他這時完全無力，苦臉的被她推到房外。張媽自從他走進來，就立在門邊看，現在是看得發抖了。她們又把他推出門外，好似推一個乞丐一樣。藐姑一邊哭道，

「你明天將我殺死好了！今夜你要出去，我的家不要你站！」

這樣，他就完全被逐於門外，而且門關上了。

十四

他被她們趕出以後，昏沉地在她們的階沿上坐了一息。以後，他不想回到司令部去，就一直向湖浜走走了。

現在，他一坐一走的將他和她們的關係全部想過了。這一夜，確是他八年來苦痛最深的一夜。血還是不住的流出來，似乎報酬他的回憶似的。這八年來的生活，夢一般地過去，他想，這好像一串罪惡。他看四年前的蕙姑，就是八年前的蓮姑；而現在的藐姑，就是四年前的蕙姑。一個妹子的長大，恰恰替代了一位姊姊的地位和美，好像她們三姊妹只是一個人，並沒有三姊妹。他計算，他和蓮姑相愛的時候，蓮姑是二十歲；他和蕙姑相愛的時候，蕙姑是二十一歲；現在的藐姑呢，正是二十二歲。她們不過過了三年，因此，他今夜還向藐姑求愛了！可是這時他想，他衰老了，他墮落了，以前的純潔而天真的心是朽腐了！蓮姑成了

寡婦，蕙姑天天被丈夫毆打着，她們的前途是完全黑暗的，地獄似的！藐姑呢，她不要嫁了，她的青春也傷破了！在他未和她們認識以前，她們的美麗與燦爛是怎樣的啊？人們誰都愛談她們三姊妹，似乎一談到她們，舌上就有甜味似的。那時她們所包含的未來的幸福是怎樣的啊？她們的希望，簡直同園丁的佈置春天的花園一樣；放在她們的眼前，正是一座異樣快樂的天地。唉！於是一接觸他的手，就什麼都毀壞了！他簡直是一個魔鬼，吸收了她們的幸福和美麗，而報還她們以苦痛和罪惡！

這樣，他又想了一想；他低低的哭了。一邊，又向草地上睡了一息。

他決定，她們的人生是被他斷送了的，他要去追還她們，仍用他的手，設法的使她們快樂。

冷風吹着他的頭，頭痛得不堪，身體也發抖起來。於是他重又立起，徘徊了一息。東方幾乎要亮了。

第二天很早，他頭上裹着一紮白布，臉色蒼白的，一直向藐姑的家走去。她的家沒有一個人，門也沒有鎖，景象顯然是淒涼。於是他又向藐姑的房內闖進去，脚步很響。

藐姑還睡着，身上蓋着棉被，她並沒有動，也沒有向他看。頭髮蓬亂的，精神很頹喪。她昨夜也整整哭了一夜，想盡了她的人生所有的灰色，但勇氣使她這樣做，她還是榮耀的。他呆立在她的面前，許久沒有說出一句話。藐姑止不住，向他問道，

「你又來做什麼？」

他慢慢的說，

「請你恕我，恕我一切的過去。我要同你商量以後正當的

事，你必得好好地答我。」

「答你做什麼呢？」

她怒氣的。他萎弱的說，

「你必得答我，我昨夜思量了一夜，我非如此做不可。」

「你一定要娶我麼？你又來使我受和我姊姊的同樣苦痛麼？」

她說。同時在床上坐起來。他答，

「不，並不是。」

「你還想怎樣做？」

他也坐下床邊，眼瞞住她說，

「我要娶你的大姊。」

「什麼呀？」

她十分驚駭的。他又說一句，

「我要娶你的大姊。」

「你以為我的大姊還和以前一樣美麗麼？你昏了！」

「不，無論美麗不美麗，我現在還是愛她。我當使用我的力量，叫你的大姊立刻和那家脫離關係。以後用我的手保護她，使她快樂。」

「你不知道我的大姊已經老了麼？」

「沒有關係，在我未死以前，她還應該得到快樂的。」

他悲哀的說了，兩人沉默一息。一時，他又說，

「我也要使你的二姊和那位暴虐的工人離婚。」

「做什麼？」

貌姑突然又驚駭了。他冷冷的說，

「自然也是這樣。」

「怎樣呢？」

「我娶她。」

「你也娶我的二姊？」

「是的，以後我也盡心對待她，使她快樂。」

藐姑冷笑了一笑說，

「你可以醒了！你不要再住在夢裏了！你爲什麼我的姊妹以前等你迎娶的時候，你連影子都沒有了，現在却要來娶她們？你或想她們還和以前一樣，對你實說罷，她們都老了，醜了，她們也不再會愛你，她們只有怨你，痛恨你，詛咒你！」

他冷淡的接着說，

「我只要使她們快樂，我去追回她們的幸福。事實已經佈置

好要這樣做了，藐姑，請你即速差一個人去，請你的兩位姊妹，來，我們先商量一下，究竟願意不願意離婚。」

「你有這樣的力量麼？你能使我的姊妹離婚就離婚麼？」

「我有的。」

「恐怕姊妹未必願意嫁給你！」

「等待以後再說罷。總之，我這幾年來，已有一萬元錢的積蓄，我當分給你們三姊妹。」

「我不要你的，我發誓不要你的！」

房內靜止了一息，他又說，

「藐姑，你爲什麼這樣說呢？你爲什麼如此怒氣對我？事實已叫我如此做，非如此做不可了。人生是爲快樂而人生的，莫非你們三姊妹就忍受苦痛到死麼？你們以吃苦爲人生的真義麼？要

吃苦，也不該吃這樣的苦，這是由別人的指頭上隨意施給你們的。藐姑，你仔細想一想，有你的勇敢和意志，你應得幸福的報酬的。」息一息又說，「我呢，這是我的錯誤。我因為要求自己快樂，竟把別人的快樂拿來斷送了。現在，我想做一做，竭力使你的姊姊們快樂，願意自己成了一位奴隸。你懂得我的意思麼？我娶了你的離婚後的兩位姊妹，我的名譽恐怕從此不能收拾了，但我不管，我曾經要娶她過的，現在就非娶她不可。事實如此，我們也不必說空話了。」

說完，他垂下頭去，她說。

「我不相信你的話，恐怕姊姊們也不相信你的話了。你自己想，你四年前的態度比今日如何？你一離開我們，你就沒有心思了。我的姊姊是願意離婚，但不願再上你的當。離了婚，你就不

會把她們拋掉麼？誰相信你！」

他搖一搖頭又說，

「藐姑，請你不要如此盛氣能！你相信我，趕快叫你的兩姊姊來，我當以我的財產擔保你們。我鏽了的心，昨夜磨了一夜，請你照一照罷。」

他苦痛的用手托一托她的頰，她也隨即轉過臉來，兩人仔細地對看着。

十五

三星期以後，蓮姑和蕙姑的脫離夫家的手續完全辦好。當然，因為他使用了他的勢力，法庭立刻判決了！一面又拿出兩百

元的錢來還給她們的夫家，好像贖身一樣，夫家也滿足，事情非常容易的辦了。這其間，縣長與師長們，却代他愁眉，奇怪，幾次向他說，「給她們兩百元錢就是；爲你着想，還是不判決離婚好些。」而他却堅執的說，「爲我着想，還是判決離婚爲是，金錢是不能贖我良心的苦痛的。」

現在是一切手續辦好的下午，在他的公館內的一間陳設華麗的房內，坐着他和蓮姑三姊妹。她們都穿着舊的飛上灰塵的衣服，態度冷淡而淒涼，精神也用的疲乏了似的。一副對於人生有些厭倦，從她們的過程中已經飽嘗了苦味的景象，是很濃厚地從她們的臉上反映出來。年最大的一位，就是蓮姑，這時坐在房角一把椅上，顯然似一位中年婦人了。美麗消退了，臉上不再有彩霞般粉紅的顏色，她的臉皮灰白而粗厚的，兩邊兩塊顴骨露出

來，兩頰成了兩個窩。眼睛特別的圓大，可是炯炯的光裏，含着前途的蒼茫之色，不再有迷人的閃爍了。坐在傍邊較小的一位是蕙姑，她很似做苦工的女工似的。臉比前瘦長了，下巴尖下來，額角高上去。兩眼也深沉的，似乎沒有快樂，從此可以瞧着了。蕙姑坐在她們對面的沙發上，也異常憔悴，好像病了許久一般。臉比她的姊姊們還青白，完全沒有在她年齡應得的光彩。她們沒有一句話，沉思着，似從她們的眼前，一直想到極遠遠無境界的天邊。

在她們的前面的一張桌上，放着一只銀質的獎章，一只金質的戒指。牠們都沒有光彩，似埋葬在地底許多年了一樣。

他坐在桌子的對面，房的中央。兩手支着下巴靠在桌面上，似乎一切思路都阻塞了，簡直想不出什麼來一樣。他只有微微的

自己覺着，他似乎是個過去時代的浪漫派的英雄。於是他慢慢的苦笑起來。隨卽，他抬頭向蓮姑問，

「依你的意思要怎樣呢？」

蓮姑也抬頭苦笑的答，

「假如你還有一分真情對我的時候，請你送我到菴裏做尼姑去。」

他又低下頭去，一息，又抬起來，向蕙姑問，

「依你的意思要怎樣呢？」

蕙姑也抬頭悽慘的答，

「假如你還有一分真情對我的時候，請你送我到工廠做女工去。」

這樣，他又靜默了一息，向藐姑問，

「那末，你告訴我，你的意思要怎樣呢？」

藜姑目光閃閃的答，

「我不想怎樣，除出被男人侮辱的事以外，什麼都會做，我
跟我的兩位姊姊。」

接着，他搖搖頭說，

「我不是這樣想，我不是這樣想。」

於是他又站起來，用手去撥一撥戒指和獎章，吐了一口氣，
在房內愁眉的徘徊起來。

(完)